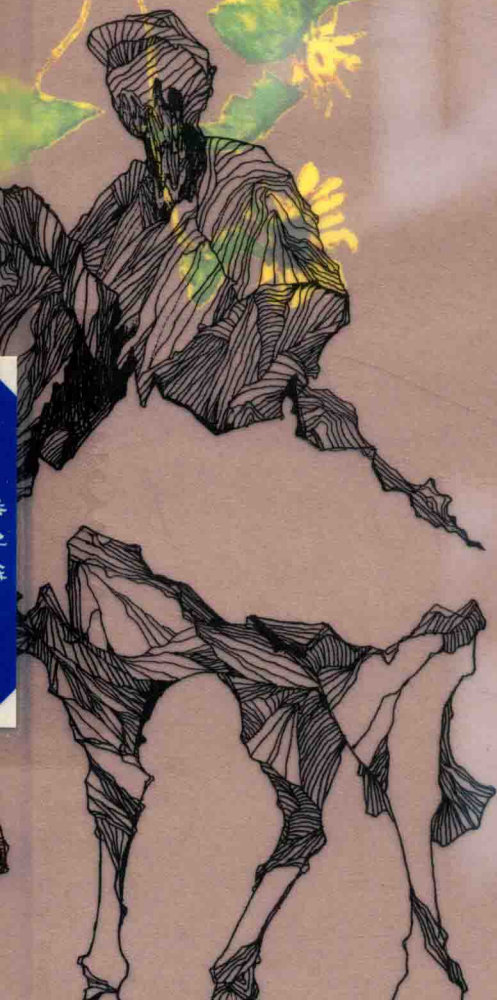


出门七步，
遇敌十人。

七步镇

陈继明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A very faint, light gray map of China serves as the background for the entire page. It shows the major landmasses and surrounding waters, with some internal regional boundaries visible.

七步镇

陈继明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七步镇/陈继明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

ISBN 978-7-02-014584-3

I. ①七… II. ①陈…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00910 号

责任编辑 付如初

装帧设计 李思安

责任校对 韩志慧

责任印制 王重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三河市西华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72 千字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32

印 张 9.875 插页 2

印 数 1—10000

版 次 2019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458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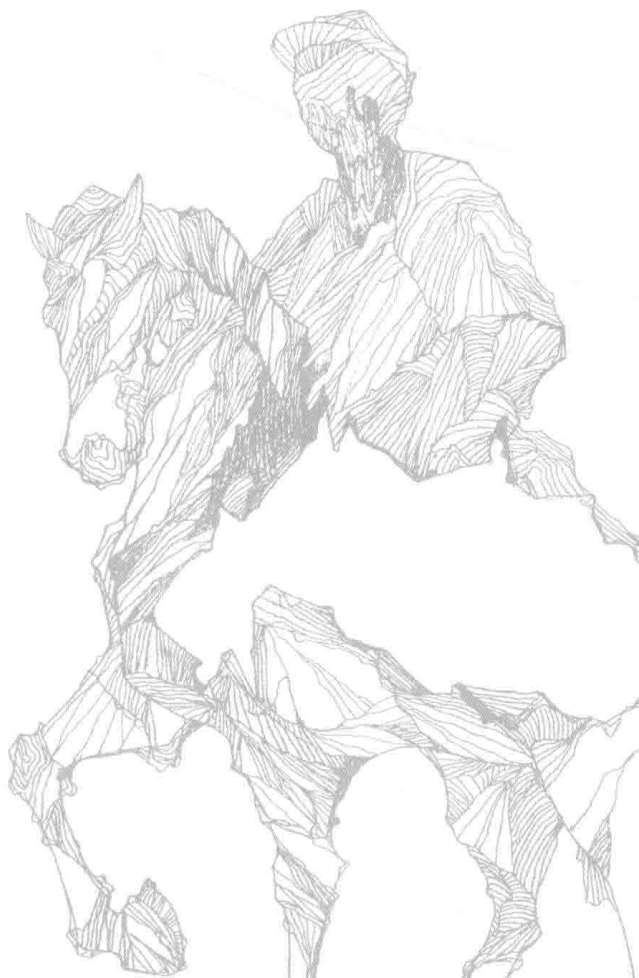
定 价 4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出门七步，

遇敌十人。

——七步镇谚语



出门七步，遇敌十人。

——七步镇谚语

卷一

一

1

前不久,澳门某大学的文学院拨了二十万澳元的科研经费,组织多位教师和博士集体开展“东声小说研究”,我应邀去做了一个小型演讲,并和大家一同聆听院长本人和几位师生介绍各自的研究成果。院长叫范荷生,一向关心我的小说创作,近水楼台,申请经费专门开展“东声小说研究”,自己带头写论文。

一位名叫居亦的重庆籍女博士找到我二十几岁发表的短篇小说《一个少女和一束桃花》,称赞它“气质独特,起点不低,不像当时流行的先锋派那样故作姿态,也不像同样流行的新写实主义那样细碎和庸常”。我一时不敢相信被美女居亦夸赞着的那个人是曾经的我,那个二十几岁的我,又惊喜又紧张,紧张多于惊喜。

原因是,我患有回忆症。大家也许并不知道有回忆

症这么一种病。的确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病，死不了人，对健康也没什么明显的影响。和它相近但比它显赫的病有很多，如孤独症、抑郁症、焦虑症、失眠症、躁狂症、恐惧症、老年痴呆症、小儿多动症、更年期综合征、经济舱综合征、帕金森综合征、窥阴症、恋童症、露阴症、自恋症、异装症、恐缩症等等。回忆症的症状不难猜想，即不能不回忆，一旦开始回忆就没完没了，很难中止。任何一个偶然因素都有可能触发某一段特殊记忆。这原本很正常，人人都会如此，然而，对一个回忆症患者来说，坠入回忆却殊为危险，如同灾难，他们会深陷其中不能自拔，会反复纠缠事件的每一个细节，有时会对其中一些关键的细节做出修改，以便演绎出更好的结果，或者更坏的结果。这种行为医学上称作“修改记忆”。要么是病人自己做出的本能修改，要么是医生为了把病人抽离回忆而做出的干预式修改。

几天前我在珠海拱北一带逛街，准备去迎宾北路和九洲大道交叉口的“陇上人家”吃天水菜，刚刚拐向九洲大道的瞬间，一个骑自行车的老人突然从我身旁经过，车子后座上夹着一株两米长的向日葵秆——很快我就发现弄错了，不是向日葵秆而是半截甘蔗。但效果已然有了，我的确闻到了向日葵的味道，绝对如同真的闻到了。向日葵刚刚掰下来的一瞬间，花盘背后的海绵体猝然被撕破时散发出的那种极冲的味道。它总是又黏又湿，带着

海绵体特有的粗糙纤维不规则地喷出来，让人眼睛发酸，头皮发麻。在珠海的大街上，这个味道令我想起了童年的一个伙伴，一个名叫小迎的女孩。

小迎，我曾经吻过的一个女孩。

那是用半个向日葵换来的吻。

中午，乌鸦叫个不停，村庄昏昏欲睡，在我姑姑家的后院里，在一大堆斜立在墙上的玉米秆后面，我和小迎嘴对嘴吻了好一会儿。要不是附近的火车突然发出吓人的轰隆声，我们肯定会接着吻下去的。火车的轰隆声像一种永远挥霍不尽的东西，久久不停。我和小迎不能不相互松开，仍旧躲在霉味很重的玉米秆后面一动不动，后来我灵机一动，伸手摸了摸她的鼻子，心想这下才算对得住半个向日葵了。小迎有一个好看的鹰钩鼻子，每次看见她，我总是想不通她为什么走哪儿都带着她的鼻子？鼻子为什么总是比她更早到达某个地点？好像她是她鼻子的跟屁虫，她要是偶尔把鼻子放在家里的某个角落就好了，我就可以偷偷溜进她家摸摸它。现在我终于摸着了，我觉得这比亲嘴还有趣，亲嘴其实没太大意思。

火车的轰隆声后来开始缓缓移动，向陕西那边一路响过去，令我心生自卑。火车的巨大轰鸣说明姑姑家是一个大地方，容得下一列火车和它的轰鸣。我早就认真想过，我家的山沟沟里能和火车相提并论的东西只有防

空洞了。防空洞也许比火车还要长,里面除了阴森的黑暗就是潮湿的空气,再什么也没有,还不允许孩子们进去。我一直想,火车可能也是空的,徒有其表,发明火车和发明防空洞一样,只为了炫耀,炫耀精力旺盛,或者炫耀地方大。火车声渐渐远去之后,我和小迎突然有些不安,又不知道接下来还能做什么,嘴亲了,鼻子摸了,实在不知道还能做什么,就躬了身一前一后走出来,各回各家了。半个向日葵在小迎的手里显得很招摇,罪证一般让我心虚,而且,她已经大咧咧揪着吃起来,还故意把瓜子皮吐在我身上,仿佛在说,呸呸呸,东声你真够坏的。我心里也承认自己够坏的,在别人家地盘上占别人的便宜,不仅亲了嘴,还摸了人家鼻子。我还想,原来亲嘴和摸鼻子并不比登天还难,甚至简单极了。正像大人们所说的,简单得像一,却被他们搞得玄玄乎乎,要死要活。没多久,我就回到那个只有防空洞的小山村——七步镇海棠村了。

第二年暑假我又去了姑姑家。这次就出了大事情。那天,车站上停着一列货车,始终不见开走。看不见头和尾的敞篷车厢,没完没了的黑乎乎的四方形,早晨在,中午在,下午还在。“死猪不怕开水烫。”小迎冲着火车说。小迎到底是大地方人,口气很大,我想,我打死也不敢把火车比喻成死猪。在火车这么一种庞然大物面前,我很难不自卑。火车发出惊天动地的尖叫时,我的自卑会像

气球一样成倍放大。况且我已经发现,火车并不是空的,每节车厢里都是满满当当。比如眼下这列货车,中间的几节车厢里是那种吓人的大型收割机,土红色,名字好像叫“康拜因”。很难想象,多大多平多辽阔的地方,才用得上这种大家伙。这足以说明,还有比姑姑家更大的地方。据说南有陕西四川,北有青海新疆,都是村里那些见过世面的老人嘴里常说的大地方。我实在有些羡慕康拜因了,因为它们显然要去那些大地方。另一些敞篷车厢里不是大大的石头就是细细的沙子。“哼哼,这些东西不怕人偷!”这也是小迎的话,是对火车停下不走的嘲讽。

下午,火车还停在老地方,鸦群不断从车厢里飞起又落下。我们七八个孩子正准备在村子里藏猫猫,突然,我冲着火车站的方向问小迎,能不能去火车上藏?小迎歪着脑袋故意掩饰着自己的激动,说,可以呀。小迎是组长,我也是组长,一个组藏,另一个组找。藏在不同的车厢里,藏在康拜因和大石头后面,藏和找都得爬上爬下,费尽周折,又麻烦又刺激,四五轮过后两个组的兴趣仍旧有增无减。该小迎那个组藏了,我们背对着火车,听见小迎快速喊了两个字,好了!我们故意不急,慢悠悠地转过身,正准备去找,看见火车突然一抖,又一抖,就像是沉默太久后车厢自动做出的生理反应,哐当,哐当,连续两下,所有的车厢一起向前,再一起向后,再向前,再向后,很松

弛,又很有力,震动传向很远的地方。等火车重新安静下来后,我们仍然不敢贸然出击,打算再等两分钟。直到躲在车厢里的几个人没耐心藏下去了,纷纷探出头,骂我们要赖。唯独不见小迎。我抬起头冲着高大的康拜因喊,小迎,出来,不要了!小迎很反常,不吭声,也不出来。不知是谁最先发现,白光光的铁轨上有红红的东西一跳一跳,像偷偷盛开的小红花,匆匆开了又匆匆败了。紧接着大家一致发现不是别的,是血,血滴由小变大,已经变成一条线,拉在车厢和铁轨之间。我跑过去,攀住车厢自带的梯子爬上去,一露头就看见了吓人的一幕——其实,我只是闻见了可怕的血腥味,从两个康拜因之间的狭窄缝隙里喷出来。就像一个行家里手,仅仅凭着血腥味我便知道小迎死了,小迎再也回不来了。血腥味所代表的死亡甚至比死亡本身还要逼真。我在第一时间就明白小迎死了,包括她的嘴和鼻子,还有她的老气。我也迅速成长为一个老气的孩子,转身跳下车厢,拼命喊:“出事了!出事了!”

随即便是静静展开的混乱。

至今我还记得,当时我只能看见混乱的场面,听不到半点声音。不过这就够了。大人们出现后,他们的混乱和他们的镇定从两方面共同印证了我的判断:小迎死了!两个康拜因撞在一起,把小迎夹扁了!小迎,包括她的嘴巴、鼻子和老气,全都扁了。总之,那是我第一次亲

眼看见死。准确地说,是听见死。关于小迎在两个康拜因之间的样子,人们有形形色色的细致描述。但结果只有一个,小迎死了。

第二天一早我就匆匆坐车回家了。姑姑急于打发我走是因为她听到了一些议论:去火车上藏猫猫是东声的主意。姑姑问我是不是这样?我心里很害怕,但没撒谎,承认是我的主意。有很多年,我都不敢再去姑姑家,一是怕看见小迎的父母,二是怕看见火车和铁路。直到1997年,我偏偏住在了铁路旁,我的新单位——宁夏文联的家属楼就在铁路旁,火车站和仓库之间的一条铁路,只跑货车,速度极慢,没有规律,但凌晨四点左右的一趟总是雷打不动。刚刚搬进新居的那一年,每天的后半夜我都是在半睡半醒中度过的。火车车轮持续撞击铁轨的声音很优雅,很有节奏,却冷极了硬极了,让我再三地想起天地间那些明明暗暗的物理规则和强盗逻辑,比如小迎的死。小迎是被两个康拜因夹死的,这里面除了物理规则和强盗逻辑还有什么?我认为这样的死是死里面最下流的,是不可接受的。我总是想,如果这样的死可以更改就好了,所以,列车的轰隆声中,有一个关于小迎的另一种死在天地间流传。

另一种可预见的死,另一种更悲壮的死,比如,你去参加一场战争,你不幸战死,这死就是可以接受的。我认为战死是所有死里面最可接受的死。病了十年死掉,也

是可接受的。退一步讲,被火车轧死是可以接受的。而被火车上的两个康拜因夹死,算什么呢?所以,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在列车的轰鸣声中,我不知不觉创造了无数种小迎的死。小迎死了,这个事实不变,小迎如何死由我决定。当然总是和列车脱不了干系。不过在珠海的九洲大道上,这突如其来的回忆倒让我发现,我其实已经成功地遗忘了小迎。我其实是有能力遗忘的,会记住也会遗忘。既然如此,我当然还可以遗忘更多的东西。

说远了说远了,东声首先是一个回忆症患者,其次才是一个写小说的人,大家只要记得这一点就好。接下来的故事可能和写作关系不大,和回忆症瓜葛甚多。比如刚才,居亦博士对我少作《一个少女和一束桃花》的谈论,便把我,把2015年的东声强行贬回到1990年,让我一下子记起了写这个短篇时的点点滴滴:草稿写在一个绿皮本子上,塑料封皮上印有“学科学”三个字。“学”字顶上的三点是奔向太空的三架飞船,微微凸起,可以触摸。抄稿用的是八开的方格稿纸,当时我不能容忍稿纸上出现任何涂抹的痕迹,只要发现错了一个字,就把整页稿纸废掉,从第一行第一个字开始重抄。还记得其中的第九页总是出错,就像着了魔,不是此处出错就是彼处出错,连续重抄了五遍。虽然很恼怒,又拿自己没办法。当时的情景如在眼前。回忆中的我,像一只饥饿的蜜蜂看见了

荒原中的一片花海,钻进去,久久不肯离开。我知道是怎么回事。想回来,回到会场,回到五十岁,哪怕只是出于礼貌,却做不到。时间变成一根透明的管道,细长又弯曲,一旦不小心滑入管道的底部,就很难爬回去。透明管道里有一个略大于九十度的犄角,把我挡在时间的另一侧,就如同被“现在”无情地开除了。那个犄角也是透明的,看上去似乎毫无阻隔,却又难以顺利穿越。心里越急越是没有办法。好在这样的情形不是第一次出现,我也知道,自己近来状况良好。几秒钟后,也可能是两三分钟之后,我的意识回到了当下,看见了一张张熟悉的脸,听见居亦博士正在深情朗读《一个少女和一束桃花》中的某个片段。

随后的提问环节回答了一些简单的问题,即将告一段落时,身旁的范荷生随口问我,最近在写长篇小说吗?我犹豫了一下,不太坚定地回答,在写。范荷生很感兴趣,问,农村题材还是城市题材?我一笑,有点不好意思地说,军事题材。范荷生一听,颇感失落。他显然更希望我的新长篇是关于我的文学故乡——海棠村的。范荷生一直认为我的小说还是写乡土的那一部分更好,更纯熟。他甚至建议,不要写乡土之外的东西。为了“安慰”范荷生,我说,写写停停三四年了,始终写不下去。范荷生问,你不熟悉军事题材吧?我说,其实我从小就是个军迷。范荷生大概没听懂“军迷”的意思,别人也没听懂,我

只好说更多的话,而且故意显得自信满满。我说,我是一个军事迷,我对军事的了解程度,说夸张一点,也许够做一个军事间谍了。我所掌握的军工知识,有些也许是很有价值的军事情报。一位博士生看上去很兴奋,大概也是军迷,举手要提问,范荷生看了看表,说,时间不早了,今天的活动就到这儿。掌声中,下午的活动结束了。

当晚住在澳门。范荷生请我吃饭,那几位有课题的老师和学生也来了。范荷生还请来一位毕业于牛津大学的心理学博士,叫王龄。落座后范荷生介绍说,王龄在澳门有自己的心理诊所,主要研究超心理学,并治疗和超心理学有关的心理疼痛。王龄又是篆刻家,身兼澳门松山印社社长。范荷生小声对我说,饭后大家去王龄那儿喝茶写写字。范荷生知道我喜欢书法,事先给王龄介绍过。王龄很给面子,对我的字有好感,愿意刻一枚闲章,换我一幅字。王龄的年龄一时不好判断,像是三十出头,又像是更大一些,目光傲慢,又暗藏文雅,傲慢和文雅的混合体,却仍然是一种纯净的可亲可近的气质,令人相信此人是尖锐又善良的。我对这种气质既有隐隐的不适,又有隐隐的好感。

等菜的时候又说起了军事题材。和范荷生不同,其他人对这个话题明显更有兴趣,很想知道我在这部长篇里到底打算写些什么。

我说：“写一部军事题材的长篇小说是一个由来已久的冲动，但也可有可无，并不强烈。也许和我的平脚板有关，我从小就知道自己是平脚板，当不了兵，也当不了运动员，这样一来，反而更关心军事和体育方面的东西。”

说到这儿，我意识到范荷生的存在，故意用消极口吻说：“很可能扔下不写了，我写作的一大特点是半途而废，写不动就扔下，过几个月甚至几年捡起来再写，再写不动，再扔下。每一次写作都是从某一个旧底子上开始的。”

这也是实情，大家表示接受。

“什么是心理疼痛？”我问王龄，我想把话题岔开。王龄稍稍想了想，说：“比如，一个人明明被截肢了，却感到早已不存在的那部分肢体还在疼，疼痛难忍，十分真切。医学上称之为幻肢痛。幻肢痛其实是一种心理疼痛。如果一个人生来就缺胳膊少腿，则不会有幻肢痛。凡是有幻肢痛的人，都是曾经四肢健全的人，这说明了什么？说明幻肢痛和记忆有关，和心理有关，是精神身体医学研究的对象。psychosomatic medicine，即精神身体医学，这种医学强调精神因素和身体疾病之间有深刻联系，外国已经很盛行，而在国内，包括港澳台，才刚起步。”范荷生问大家：“在座的谁有心理疼痛？”居亦迅速举起手，同时低下头，以做作的害羞语气说：“我。”范荷生说：“不妨说说。”居亦更显做作地说：“不好意思说。”居亦真的红了

脸,连耳根都红了,大家劝了半天她才说:“到现在我还怕打针,哪怕是体检采血,也怕,心里知道没那么疼,还是会大哭大叫。甚至怕吃药,中药怕,西药也怕。所以我从来不吃药,如果真有长生不老的灵丹妙药,我也不吃。”王龄一听就明白,说:“这种情况很常见,一般和童年记忆有关。童年时代对打针吃药的恐惧一直跟进了成年,只要一看见针头就恐惧。不是疼,是对疼的恐惧,或者说心理疼痛。”范荷生马上说:“我也学过一点心理学,我认为从心理学角度说,一个孩子打针时大哭大叫有另一种可能,那就是为了引起父母和大人的更多关注,这样的孩子通常是自我中心主义者。”居亦漂亮的脸蛋再一次红透了,狠狠推了范荷生一把,说:“算你狠。”

饭后,我们去了王龄的心理诊所。

在那里,王龄终于说出了他早就想说的话,他说:“你那部写写停停的长篇小说,之所以写不下去,另有原因,而且是深刻原因。”

他接下来的话几乎和我心里预想的一模一样:“表面看起来,你在写一部纯虚构的长篇小说,实际上,你在追忆你本人的前世经历。”

“前世之说”我丝毫不感到意外。说实话,我自己早就相信我有前世,我的前世是民国期间的一位国民党军人。我几乎亲眼看见过我的前世。上小学的时候,每次去七步镇赶集或者从七步镇乘车去外地,我总会头疼难